

九月末，紫薇花落下了最后一朵，金秋十月的风里，浓郁的桂花香便弥漫了整个村庄……

江南人爱种花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一年四季总能花开不断，种得最多最普遍的是桂树。

桂花一开，“房前屋后都泡在甜香里，起点小风，整个村庄都忍不住深呼吸”，有桂花的日子，“晚上做梦都是蘸着香的”。这馥郁十里的香气，让古人赋予了桂花更多的偏爱。李渔说她是“月中之树，天上之香”。宋之问在灵隐寺写下“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还有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乡下的院子里，一夜风息，晨起推门，开花的桂树便下了一场雨，落在那阿婆早已放置在树下的竹匾里。阳光下，金灿灿的细碎花朵在竹匾上一朵一朵晾干，晒干收贮。可人香、入饌、入茶、入酒……

而在我们这一代或上一代人的记忆里，最让人回味的还是老作坊里冰糖桂花芝麻馅的老月餅和桂花糕。以及那首人人都会歌唱的“八月桂花遍地开”……

栾树成为村庄的新贵是近些年的事。记

老张家的后院大小有一分地左右，他退休后就在那里养起了花。

花品种不多，两盆兰花，网购的，都是普通品种大德兰，剩下的是蔷薇科。欣赏兰花，老张带着仰望的心态，而看那几盆蔷薇，则显出一副亲切的神情。蔷薇的桩显得古朴苍劲，新抽出来的枝条柔韧呈现出蔷薇花顽强的生命力，带刺的新枝叶片，清新翠绿。蔷薇花有色无味，花色也不怎么艳丽，老张凝视蔷薇花，像在洗漱间照镜子，直到看得自己满意为止。

后院场地宽敞，老张觉得还应增添些什么，又栽了两棵桂花树，有花又有树的院子，立马就有了立体感和纵深感。接下来，他还准备砌个花池子，把这想法对老伴说，老伴死活不同意。

老伴起初对老张养花没在意，以为他闲着没事找事做，待看到有一发不可收的势头，就心里打起了鼓。喜得小院时，老伴早就盘算好了，好好种几畦菜，种下这一分地的菜，可省下不少买菜的钱，多了吃不完还

村庄秋花令

◆ 朱腊梅

忆里，昔年的乡下，从没见过栾树的踪迹。直到前几年的一个秋天里去母亲家。刚走进乡道，便见一棵棵高大的树梢上，绿色的叶、金黄色的花、褐红色的果，一片色彩斑斓。树下则落满了一个个小灯笼状的果实，有橙黄、朱砂红、褐黄、灰白等。这些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我俯身拾起一个，又拾起一个。

我着实被惊艳到，回到家问母亲这些色彩缤纷的树是什么树，母亲笑着说这是栾树。此后，栾树便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后来便查了一些栾树的资料：栾树在春天开一穗

穗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所以亦被称为“灯笼树”。

栾树就这样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一直从春持续到秋。栾树的种子也很容易成活，被风吹到哪里，很快就能落地生根，长出新的栾树来。因其树型优美，花果共荣，这些年在城里遍植。城里有需，乡下便有人种植栾树的树苗售卖。风吹落下栾树的种子，如燎原的火，伴随着一个个村庄走进一场场盛大的秋天。

比起栾树的高大多彩，红蓼实在是太不

起眼了。乡野人家也从不把它当作花，任它在路旁沟边、水畔湿地乃至园区之中野蛮生长。六到十月是红蓼的花果期，秋日大多数的花卉相继凋零，它却在金色的季节里越来越越好。

红蓼之美在旷野，它生性顽强，傲然于秋风夏暑之中。陆游曾写下《蓼花》：“十年诗客刀洲，每为名花秉烛游。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支红蓼醉清秋”。原是看遍名花见过世面的他，还是会被秋日乡野间的红蓼所迷。“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写的也是它。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从前江浙人家酿酒所用的酒曲，就要用到蓼。时至今日，林径水泽，蓼花仍随处可见。只是采蓼做酒曲的人，想来已然无多。

乡人地头耕作，忽一个不经意间，撞见一大片或粉或白的蓼花在草色烟波间开成一片霞，会不禁自言自语：“这个不起眼的野草开起花来还真挺好看的。”

不只是这些，清秋露重的晨光里，一株株开满了花的牵牛花藤蔓，或匍匐在砖石瓦砾间，或攀援在杂草树木上肆意生长……还有那遍植在村路边和村前小广场上的节节高花，更是开成了一片姹紫嫣红的海洋……

地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老伴给菜地浇粪了。

老张心里窝火，想发脾气，怕又闹别扭，好在菜地里的的气味不几天就没了，心里的火熄灭了。院子里菜在茁壮生长，半个月后，这些青菜就上了桌。老伴笑着问老张：“你说是菜饱肚子还是花饱肚子呢？”

五里丝瓜牵藤，六月里开花，吊着生长的丝瓜风中荡秋千。后院里的丝瓜藤贴地蛇行爬上了那两棵桂花树，老张心疼桂花树，怕被藤缠死，就把瓜藤拽了下来。第二天一看，藤又倔强地爬上去了。老张心里清楚，知道藤是怎么上去的。

秋天到了，老伴又刨出几畦菜地，开花又落，后院色彩斑斓。餐桌上更加丰富了，老伴说老张身上长肉了。

家中好久没人来了，午后老张泡在后院的秋阳里，眯着眼睛看花又看着菜想着心事。想着他这一生的心路历程，这花是他残存的一丝梦想，菜是他直面的现实。老张走过的路，一直像在这花与菜之间徘徊。

老张的菜花园

◆ 吴家发

可供应在城里居住的女儿一家。

种花种树的头几天里，老张心里格外充实，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那是充实的日子。这几天里，老张起床早了，打开院门，晨光涌进来，老张手捧一本书，对着花和树阅读起来。读完几个章节，欣赏起来自己的“花作”，一激动禁不住拍照上传朋友圈，还配上文字：花园一角。这立即迎来老张的点赞。老张愈发高兴，竟哼起了几句京戏：“我站在城楼观风景……”

老伴开始刨地种菜了，一对老夫妻闹起别扭，彼此不说话，连吃饭睡觉时也不吱声。这几天里，早餐吃稀饭时是一碗咸菜，中餐还是咸菜另加咸菜炒肉丝。老张终于忍不住了，问老伴：“怎么没新鲜的蔬菜。”老伴说：“你不让种菜，以后就吃咸菜吧。”

老张拗不过老伴，又投降认输了一回，花池虽没砌成，好在有几盆花。

老张又在后院里有滋有味地读书，面对着花，靠着背菜。但有一天读不下去了，菜

就爱人间第一香

◆ 张小兰

天放晴了，阳光四处飞泻。窗外的鸟雀叫得欢快，一个叫，多个呼应。天籁之音把我吸引到阳台。顿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原来阳台的茉莉花开了。昨天看时，它们还是含苞待放。我相信，它们是在昨夜夜里悄悄绽放的，大概是它们怕打扰了我的美梦，只想给我一个惊喜的清晨。

在柔嫩的枝条上，茉莉花从层叠的绿叶中露出娇羞的小脸，白如凝脂的花瓣轻风中微微颤抖着，空气中，迷人的清香在阳台上弥漫开来，似乎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的香气。“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一丛茉莉花使满室飘香。小小的一朵茉莉花香，可以香彻阳台，香彻房间。

绽放于秋天的茉莉，没有惊艳的外表，没有明艳的色彩，但它的芳香，它的淡雅，它的温润如玉，让人为之动容。是什么时候爱上茉莉的，我已记不清了。也许是在哪一个晨曦微露的清晨闻到它的味道，也许是在转角的小径看见它灿烂的笑容，从此迷上了茉莉，一发不可收拾，买了一株又一株。小心翼翼地呵护它，浇灌它。听说它的花泡茶很香，可我不舍得摘下一朵来，即使它枯萎，发黄，我也要让它们自己凋零，自始至

终。我可以待在茉莉花香里工作、读书、发呆，我珍惜茉莉花开的每一寸光阴。有茉莉花相伴，自然心情舒畅，自在欢喜。

茉莉花收获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偏爱。明代才子唐寅在《佳人插花图》写道：“春困无端压黛眉，梳成松鬓出帘迟。手拈茉莉猩红朵，欲插逢人问可宜”。佳人困乏，眉目间没有什么精神，只是梳了个松散的髻，慢慢地从帘子里走出来，手里还沾着猩红的茉莉，想要簪在发间，遇见人便问，这样可行？佳人、鲜花自然是相得益彰。如果说茉莉花专门取悦女人，否也，才子又何尝不喜欢茉莉呢？

宋代另一位诗人江奎对茉莉曾有过盟誓：“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我想他应该是清秀挺拔的高个子男人，有着一双温润迷人的眼睛，有着茉莉绽放般灿烂的笑容。清风拂过，他在茉莉花前，一口一口吸着茉莉的芳香，又喜又爱，但心里却有千万个不服，明明是这么香，为什么还排不到第一位呢？如果有一天我能修著花史，一定将茉莉列作人间第一香。

我也爱这天下第一香，动了情，入了心，愿浸染其中。



缤纷 潘晓平 摄

九华

相扶

◆ 崔国银

长起来。几番雨水过后，它们随之变得枝繁叶茂蓬勃。渐渐地，那藤蔓开始打起细长的小花苞。清明过后再去看看它时，那小花苞竟由浅绿转为粉红，开出了细长芬芳的小花儿，娇小可爱得不行。走近它，那金银花似的香气便丝丝缕缕地飘入鼻孔，顿时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那些细长柔弱的茎藤已经爬上了旁边的小树，那些小花们正抬头迎风而立，仿佛调皮的孩子攀上母亲的肩膀那般高兴自在。那树倒也乐得做了人家攀爬的蹬手，依然在春风里摇曳起舞，仿佛你情我愿有说不尽的乐趣。小鸟们早就发现了这片独特的风景，每天都飞在枝头蹦蹦跳跳——这些聪明的小精灵，一定是被它们的亲密相伴吸引了吧，它们一定会儿上一会儿下，似如舞者在花前表演着最美的舞蹈，以此来表达对这两株花树由衷的赞美和爱恋。

春天过去了，两株花树在夏天里愈加蓬勃旺盛起来。小树长成了枝干挺拔的树中小伙，藤蔓也长成了袅袅婷婷的大姑娘。夏日的酷热无法阻止它们的生长，它们一个负责挺起胸膛立于世间，一个负责把美丽的身姿呈现给爱美寻美的人们，把馥郁的芳香播撒在一方天地间。

忽然一天刮大风，那些柔弱的茎藤都被无情的大风吹落下来，还有的被拉断了。它们躺在地上，一副狼狈可怜的模样。我赶紧从家里找来细绳，一根根地把吹落的茎藤小心地牵到树干上，又用细绳把它们紧紧地绑在树枝上。还好，这些受了惊吓的柔枝嫩蕊在我的呵护帮衬下，总算逃过一劫，没过多

久便再次临风舒展摇曳芬芳起来。

秋天到了，秋风一阵一阵地吹来，田野开始渐渐变黄，许多花树也落叶黄。本以那细长的小花要在秋风里隐身退去，只待来年重启它们的花季年华了，却不想，它们竟依然孕蕾绽放，没有丝毫临秋凋谢的颓意——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到对它们刮目相看。它们就这样相扶相伴着，朝迎旭日，夕送晚霞，风雨无阻，乐此不疲，共同书写着植物界令人羡慕的和谐，收获着人们由衷的赞叹和仰望。

看着这两棵花树，欣赏之余，忽有所悟：这种和谐共生不正是人类所需要的智慧吗？没有偏见，没有嫌弃，相互帮衬，相互搀扶，共同营造令人追求羡慕的美丽与和谐，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崇高目标吗？小到家庭大到单位集体和国家，其中理趣莫不如此。这两棵花树的故事，不正宣说着这样的道理吗——只要两两相扶，共同前进，美就能如花般绽放开来，美好的生活就会如期而至。

冬天就要到了，又不禁为它们担心起来：它们能抗住凛冽的严寒，能在酷寒中继续它们生命的华章吗？但我又坚信，它们一定能坚定心志，永远相扶下去，一定会用不离不弃的坚贞与默契迎接去年的春暖花开，再度绽放它们迷人的芬芳和生命的光彩。

大地丰收 (二首)

◆ 阿成

库山记事

豆叶覆盖田埂，山洼嵌入秋天。丰收，泊在大地的庆典里

稻谷，芝麻，黄豆，板栗
抖落身上的金黄、褐红。
供养籽实的禾叶，蜷曲的胞衣
以稻草的伫立
辞别地母。柔软怀抱
簇拥房屋村舍，水泥村道，
古树廊亭；棧道，在田间竖成一排
竹木筋骨，脚印在上面弹奏
踏出一片光晕。哑了的水车，开启了
农耕夜话。卵石堆上，藤蔓
又枯了一回，秋天又红了一次……

南瓜、冬瓜聚会，玉米、稻谷、
山芋、花生登台。秋风爽，万物
为秋天增色。锣鼓喧天，是因为
贮藏的寂静。一群人披红挂绿，
一条龙翔游跳跃，从村头
至村尾，呈现满满的仪式感……

遇见一个背稻草回家的农妇
从背后看，仿佛是背着她
幼小疼爱的儿子，又仿佛背着
宁静欣悦的秋天……

东庄大畷

河水是一面镜子，青山是另一面镜子
朗朗晴空庇护着千亩大畷……

倒映过泥泞村道、土墙草屋、
羊肠小径，和小径上
云朵般飘移的村羊牧童；
倒映过糠菜稀粥、襤褸衣裳，披星戴月、
含辛茹苦的日子；两根原木石桥
支撑的日月，抵挡不了暴雨山洪，
河流，曾在畷上夺走几个鲜活的生命……

时代的演变，催生现代化、智能化的
创业园、碾米厂。黄澄河安澜。
大畷上：泥筑的沟渠，被精准、现代的
排灌设施代替，细碎的田块
整理成连片沃土。一部分人仍在田间
劳作，一部分人穿上工厂车间的白褂
耕作的农具，由犁耙、锄头、镰刀
更换为翻耕机、插秧机、收割机、无人
机
糙米演变为系列的富硒米、营养米、
米线米、蛋白粉……
伫立田间的巨型醒目广告牌
和工厂车间发出的柔和声响
让久别家园的归来者
疑惑：认不出心中盘桓的
那个念旧的故乡……

秋天是美好的

◆ 陈英

秋天的小雨丝滑滋润
秋天的风也是悠悠的
一些玫瑰花一样的词语
温柔而芬芳地抚着你的耳

我在凌晨两点醒来
秋天的憧憬也卡在凌晨
城里听不见雄鸡打鸣
柏油路上偶尔有零星的轮胎声
一些人在急着找回家的路

再过一个时辰
炊烟将会袅袅在秋风中
我也将拎着那把钥匙
那把镰刀
那口羹匏
去肥沃的山脊山脚
去翻过坎的田间地头

最美秋光

◆ 杨立春

稻香是最美秋光
像等挂挂的人生
不留习惯性遗憾
秋分将一季颜色生熟分开
秋收稻香
月亮的担心一分为二
一瓣桂花落，一瓣秋风拂
秋收的喜悦律动一束稻香
在过程中撕裂，在过程中沉没
蹉跎的时光被爱的绵密缝合
有些疤痕留给时间去安抚
有些空留留给夜晚去疼爱